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十

詳校官庶吉士_臣汪彥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_臣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賦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應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善曰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

故言西征向曰岳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

歲次玄枵

許喬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巳未御辰

善曰岳傷弱子序曰

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厯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巳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厯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巳也然其日值巳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銑曰旅亦次也巳未則岳行之辰餘同善注

潘子憑軾西征自

京徂秦

善曰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鄴山之阿左傳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

之爾雅曰徂往也 濟曰軾車
上橫木京東京也秦長安也

迺喟然

五臣本有而字

歎曰古

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恍

虛往善本作恍

化一氣而甄

吉三

才

善曰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忽恍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

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沖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良曰言久遠也喟歎聲翰曰甄成也寥廓忽恍謂天地未開惟一氣其後化此一氣分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善曰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生有修短之命

位言人之生獨貴在位

向同善注

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

善本作能

要聖智弗能豫

善曰東征賦曰

修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修短不豫期也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

究知

當休明之盛世今託菲薄之陋質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

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濟曰休明盛代謂晉也菲薄陋質岳自謙也

納旌

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

以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銑曰納招也鉉台謂三公也時賈充為太尉辟岳為府掾故讚衆官之功於帝之室庶衆績功

也 嗟鄙夫之常累

五臣本有分

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

道佐士師而一點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可與事君

也哉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謙也懷常人之心是以有累且復見用又患失之 翰曰岳稱鄙夫向

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季惠字也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

有此一點也

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

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

炎字安世崩諡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

曰遏絕密靜也

良曰武皇晉武帝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

天子寢於諒闇兮

百官聽於冢宰

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干寶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摠已以聽於冢宰濟同善注

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

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向曰謂楊駿以人臣位而負

荷帝王之重任雖伊尹周公尚猶危殆况駿不任事者

乎夫伊尹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謗此二人尚爾於駿可知也窺七貴於漢

庭譱五臣本作疇一姓之或在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

盡敗聲類曰譱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翰曰漢庭

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傳王並后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

姓在者今駿居此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

重任是取戮之地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為逼主以示已專也干

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銑曰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以勢逼於上示其專權也濟曰駿既專已是自陷於亂逆之地以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受戮非天降禍及之也

卷苟蔽微以繆

五臣本作謬

章

五臣本作彰

患過辟

匹亦

之未遠

善曰

言孔蘧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良曰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為駿主簿故自歎不學孔丘行藏蘧伯玉舒卷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咎

過患難及於我躬固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善曰

不遠也辟猶及也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向曰既罹

患難方悟山中潛遁之士卓然長往之道為美也陋吾

人之拘攣

力飄萍浮而蓬轉

善曰言已闕行藏之明而有散繆之累故悟山潛之

為是陋拘攣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

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

會銑曰吾人岳自謂岳自陋薄其身拘寮位郎郎其

隆替名節此會以墮落危素郊之累苦角切甚玄驚之

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善曰說文曰僂壞敗之貌洛罪切淮

亦壤貌七罪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命作之孫息

以慕子致下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其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即壞臺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鷺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翰曰寮官儻壞淮毀隳廢也謂誅駿之時岳免主簿濟曰穀亦卯也

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

善曰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楊駿府主簿駿被誅

日岳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

良曰楚王

匪擇木以

棲集

五臣本作鮮

林焚而鳥存

善曰魏都賦曰栖者擇木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

爾雅曰

棲其林見焚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獲全萬無

向曰自喻為駿主簿猶鳥不擇木而

一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上下惟然交欣千

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濟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謂我皇德合天地者也此為嘉會

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

渥恩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

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銑曰渥厚也言不誅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善曰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我也

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濟曰使我免官歸家

復布衣表大義示責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而已君恩之深也

善曰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

誠俄而命我
從末班也

牧

五臣本作杜

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

善曰

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
網戰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向曰西夏
長安也使我牧養疲弊之人於此我亦扶攜與尊卑俱入于關
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

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

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

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忼慷
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疚病
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翰曰丘丘丘也孔子去魯
之衛歎曰歸歟季漢高祖高祖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
鄉可戀所以能傷聖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
賢之情也疚猶傷也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
爾雅曰矧況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
詩序曰王居鎬京銑曰况我匹夫安於舊土之人適

於長安者能不惻傷
矧况也鎬京長安也

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善曰

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
主人曰闕庭神麗

良曰闕庭天子之庭

眷輦洛而掩

涕思纏繇於墳塋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輦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

涕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繇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營翰曰輦洛二縣名岳家墳塋

在爾五臣本作余

乃越平樂過街郵

尤秣馬皋門稅駕西周

濟曰平樂觀名街郵亭名皋門周故門名西周河南縣秣粟稅息也善曰平樂館名鄴善長水經注曰梓澤

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皋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厲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

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收法言曰仲尼之遠矣姬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稅反西周見下注解

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忽古化流岐

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

向曰歎周德其來遠矣帝嚳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

人之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幽幽人慕德至古公亶父自幽遷于岐岐人亦慕德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昌文王名發武王名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言后稷以來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善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棄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于岐下公季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旋牧野而歷茲雖舊邦其命惟新嚳與嚳同邠與幽同

愈守柔以執競

良曰武王克殷於牧野而歸洛邑猶守柔道以保競彊執猶保也善曰尚書

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騑遲遲兮歷茲夫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

惟烈鄭玄曰競強也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

能道者唯有武王爾

武王望商邑于周自夜不寐言未定天保何假寐乎保位也善曰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

邑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假寐也惟泰山其猶危祀

八百而餘慶

濟曰武王既克殷安如泰山猶以為危戒懼善曰言武王基雖有無已故使子孫相

繼八百餘年享其福也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

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濟同善注

鑒

五臣本作覽

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

方指日而比盛

善曰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

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施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向曰亡王桀也驕淫無道湯伐敗之而竄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上縱火於下其然可立待也而猶自比於日云日豈可亡乎日亡吾乃亡矣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

善曰

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也喻巴蜀檄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乖舛不齊也爾雅曰迫遠也今協韻為呼腹切翰曰武王戒懼而獲

考土中于

五臣

本作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廓遂鑽龜而啟

繇

音胃善曰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

都主人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杜預左氏傳注曰繇卜兆辭

也銑曰土中定地之中斯邑河南縣也言我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蓋成王定鼎於郊廓即此王

城也鑽龜啓卜謂周公卜代於此也

平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

善曰史記

曰平王東遷于維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緊語助也良同

善注言平王遭犬戎難而東遷依于晉鄭宣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善曰

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

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亡
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貌翰同善注望園北

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頽之樂禍尤闕西之效戾

善曰同濟注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濟曰姚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頽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

燕師伐周立子頽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

號叔曰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盍納王乎號公曰

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

門入殺子頽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

尤其亦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善曰左氏傳曰

有咎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太叔帶以狄師

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溫殺

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良曰重晉文公重耳王子

帶周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討之靈壅五臣本

而襄王定位弘順殺逆以霸其代靈壅作擁川以

止鬪晉演義以獻說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鬪賈逵曰鬪者兩會似於鬪

小雅曰演廣遠也

濟曰將毀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人者不隳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

僻而禍夫三川之神

故云演義獻說也

故云演義獻說也

咨景悼以迄丐

古

政凌遲而彌季

俾庶朝之構

五臣本作邁

逆歷兩王而干位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

彪奚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 銑曰子朝再作亂乃敬
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甚子朝庶子故云庶朝與悼
王敬王爭位故云 踰十葉以逮赧 女邦分崩而為二竟
歷兩王而干位也

橫噬於虎口 輸文武之神器

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
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

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立為思王弟
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
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
西周分治王乃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
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
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
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
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為者敗之 濟曰 梁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 善作
葉代也餘同善注

茲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鄴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毛萇詩傳曰

濯滌也翰曰孝水水名岳嘉美其名澡其身濯其纓纓冠纓也天赤子於新安坎路

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

吳實憐

善本作潜

慟乎余慈

善曰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

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已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倚例切戰國策以吳

為吾濟曰岳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

子生六十日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

死葬羸博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

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

也岳言雖勉勵於此人眇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

為父之慈能無哀慟乎

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

之來蘇事洄

同

沉

火

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

善曰東都賦曰慨長

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騏驎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刎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同沈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良曰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勵秦人使歸德於高祖洄沉邪僻也好還猶不定言羽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宗族皆滅身見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

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

賦曰遠思長想曰想蘭相如之風也

翰

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

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

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僇

善曰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

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爾雅曰益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僇自取

雄雉也

向曰秦疆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

既不敵又相會於渑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鼓瑟秦御史記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為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喜為秦聲請奏缶缶瓦器可擊以為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湔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憚為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

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

蒲勃入包

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

善曰河外謂之渑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

會於西河外渑池咆勃怒貌也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濟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

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甚庸人尚羞之況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讎也此為屈節也無骨言柔弱

之甚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恚消雖改日而易歲

也無等級以寄言

善曰智勇相如也忿恚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從方一歲之永

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恚忿恚之日久良曰淵偉深大也忿恚躁怒也當光武之蒙塵致王

誅于

五臣本作於

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谿

五臣本作

溪不尤青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

綱而更維

善曰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浞池為赤眉

所乘反走上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穀底璽書勞異曰垂翅迴谿奮翼浞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

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
戰恐其衆與莽共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
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
京賦曰遊鵠高翬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李陵
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荅賓戲曰
廊帝絃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之登嶠坂之

威夷仰崇嶺之蹇哉

善曰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
夷險也上林賦曰嵯峨嶹嶹濟

曰嶠山名威夷長遠
貌崇高也蹇我高貌

皋託

善本
作記

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

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綰

崔
善本

而

授戈曾隻輪之不

反綽

薛

三帥以濟河

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

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
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

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繅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向曰繅擊也濟河晉軍歸也墨繅若今起復也值庸主之矜愎皮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

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

善曰言若值庸主矜而愎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

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愎諫違卜杜預曰愎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日孤之罪也又曰孟明視伐晉晉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

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
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又曰穆公遂霸西戎
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
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雜非
也翰曰復很肆捨也任好穆公名言蹇叔之哭師若
值庸主自矜很戾豈能捨蹇叔朝市之刑哉殆必殺之
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已而三帥凡三敗
秦師公不黜責後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霸主固非
虛名有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
此所以

五臣作憐

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

不建

五臣作逮

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

善曰劉澄之地理書曰看有純石或

謂石看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
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
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
牽馬操壁而前曰壁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
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
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
哉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
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良曰曲靖地名屬於虢
也虢虞相託為與國虞乃背虢尋而取亡虞也晉獻公
還師而滅虞曾不得至臘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
晉輿也傷憐其貪賂取亡矣仲雍之後忽然絕祀由道
德不達人
不援也
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

陽之墟

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鄭善長水經注曰橐
水出橐山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

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
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楊桃林縣

東十二里也 濟曰陝地名郭
郭也漫瀆澗水名曹陽亭名

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

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

乎鵲巢

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
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銑曰邈達也餘同

善愍

五臣本
作慙

漢氏之剥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

滌劫宮廟而遷迹

五臣本
作跡

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

役顧請旋於僊

五臣本作僊
苦角切

汎

敷

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

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鎬

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臨西
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

乃徙天子都長安煬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
卓將李儼郭汎擅朝政儼質天子於營儼將揚奉叛儼
儼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
陽儼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
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剥亂天下毛詩曰
民卒流亡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孔安國尚書傳曰滌
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
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
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
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
且之患闕

萬乘天子也

向曰鏑箭也玉輅天子車也

痛百寮

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

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

五臣本作揖

之褊小

撮

倉括

舟中而

五臣本作之

掬指

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李儼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

可勝數董承率衆擊僞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銷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水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刀櫟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旅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子虛賦曰洞胃達披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翰曰

掬舟也揖棹也言百官勤王事盡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攘袖褰裳投岸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

偏小攀附者衆恐其沈沒皆斬其手舟中之指可掬而撮也洞通也

亂而兄替

音鐵枝末大而本五臣本作折

披

普

彼都偶國而禍

結

善曰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叔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

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鄜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榦脰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良曰曲沃地名此若樹木大其本必折封邑大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其國必危

無恥徒

五臣本作徒

利開而義閉

并滅反善曰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

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良曰季札委棄曹吳若此高厲莊伯武公伐滅兄弟無愧恥此開利閉義者耳相去何其懸絕

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

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

善曰廣雅曰躡履也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轂函之固鹽鐵論

曰秦左轂函鸛鵲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孫卿子曰勇怯之勢也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高險衿帶之地覽六國諸侯勇怯之跡筭秦嬴

攻守之利害

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

善曰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

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也

向曰諸侯數為秦所敗乃開關以待

諸侯諸侯奔竄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

有禁門而莫啓不窺兵於

山外

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謀不忠大王

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良曰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閉關而拒諸侯不敢窺於山外

此秦害之時諸侯勇也

連雞互而不栖小國合而成大

善曰言小國異乎連

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濟曰言諸

侯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止栖也心力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事也豈地勢

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

善曰言峭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隳門莫啓明此不

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良曰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漢六葉五臣本作世而

拓洛畿縣弘農而遠關

善曰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

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也翰曰開拓王畿餘同善注厭紫極

之閒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親貌而獻餐

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

善本官善曰曹植上表曰作繆情注于皇居心在

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塏以閒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

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
令主人嫗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
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丈夫醉嫗自縛
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
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
猶訓也向曰武帝召嫗夫為羽林郎故云謬官既甘
微行是厭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之
紫極也

或變峻徒御以誅賞

善曰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行猶

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駢馬口中長銜也毛詩曰徒御不驚銑曰明王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之間而有危變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檠勒也

彼白龍之魚

服挂豫且

將余

之密網輕帝重于

五臣作於

天下奚斯漸之可

長

善曰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居

今棄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乎
翰注同魚服魚形
濟同善注
弔戾園於

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

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五

有子思其何補

善曰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

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諡曰戾以湖邑閼鄉為戾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

頤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良曰疾武帝太子也無罪而死園陵在湖邑故弔之皆責武帝之詞岳言既加顯戮絕其肌膚為此亦何補也儲貳太子也紛吾既邁此全

節

五臣有今字

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

園

善曰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全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

駢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疾

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閬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廣雅曰

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

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

古之桃林也

銑注

發閬文鄉而警策翹

五臣作翹

黃卷以

同桃園則桃林也

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

善曰漢書湖有閼鄉曹子建應詔詩

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遡古字同獻帝春秋曰興平二年十

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

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鼉屬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濟注同言向坂行

故警策也華岳北面有巨靈神掌跡故云陰崖眺視也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於

祖龍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璧曰為我遺鎬池君

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

象謂始皇也向曰不語怪以徵異我五臣本作吾聞之於

至此地而記憶其事

孔公

善同良注語怪力亂神

良曰孔子不止其詞

愠韓馬之大慙

徒對阻關

谷以稱亂

善曰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

尚書曰元惡大慙孔安國曰慙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

稱舉也濟同善注

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

用故制勝於廟筭

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

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又曰

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銑注同言彼雖衆曹公奉君命廟堂之筭已勝之碑普耕揚桴以

振塵繡

呼麥

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善曰字書曰砮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起走涼州楚辭
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推也
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周禮
注曰振動也繡破聲也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
凡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
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
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
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向曰砮鼓聲也揚桴而鼓塵振天地繡然若瓦裂冰
泮矣起遂走涼州故云奔狄其衆盡殺故為京觀也

倦狹路之迫隘

烏界

軌崎嶇

善本作

以低仰

善曰倦極也
司馬相如大

人賦曰區中之隘陝廣雅曰踣傾側也
翰曰言狹路崎嶇登頓故使車軌高低

蹈秦郊而始闢

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

暢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

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賦曰標紛數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濟曰蹈履也言自

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然高明壯大彌望千里邪界褒斜右濱汧善

西都賦曰右界褒斜隴首之險長楊賦曰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褒斜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南

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西京賦曰隔閭華戎岐梁汧雍漢書汧山在扶風汧縣西鹽鐵論曰秦右隴

阮漢書幸雍白麟歌曰朝隴首良曰汧水名隴山名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

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波冢九峻宗截薛太一隴

洛從子孔切善曰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坂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則

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
薛綜曰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在馮翊雲陽縣漢書武
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
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馮
翊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岡乎岵
冢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監曰截薛
即今謂差戾也郭璞曰龍從高峻貌也吐清風之颼

聊戾納歸雲之鬱翳

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

論曰虎嘯而風寥戾思玄賦曰憑歸雲而遐逝楚辭曰
望谿谷兮滄鬱向曰言此山能吐風納雲也颼戾風

聲鬱翳雲貌

南有玄灞素滌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

周曲

善曰玄素水色也灞滌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
之玄淵又曰含素水而蒙深湯井溫湯也雍州圖

曰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泉在藍田縣界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銑同善注

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善曰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無令東伐迺使

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銀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漑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稅畝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也翰曰漕水也

蓮林茂有鄠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

善曰西都賦曰商洛綠其隈鄠杜濱

其足竹林果園芳草甘木漢書扶風有鄠縣西都賦班曰藍田美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濟同善注

述陸海珍藏張叙神皋鳥到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

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

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賦曰

寔惟地之與區神皋

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

五臣本作危國

入鄭

都而抵

紙

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

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

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

予又改為分向曰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鄭都今鄭縣也抵撫也履犬戎之侵地

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

慈與

衆淫嬖褒以縱慝

土軍得

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

滅呼

為亡國

善曰

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怨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豷幽滅于戲毛詩曰又有繼於此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翰曰詭詐沮驚也

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

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

牧豎之焚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

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銑曰始皇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中不圖其功勞而以此報其勤也
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歟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

無禮必自及者也歟
濟曰語曰謂或有此語也始皇無禮以此自及固是其效也
乾坤以有親

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

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

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焉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久君子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高祖法此用心固能長久也

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達大度而已也

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向曰非獨有此而已

復有他美者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

率土且猶弗遺而況於隣里乎而況於卿士乎善本無而況於

卿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

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以善本亂放各

作而

識家而競入

善曰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

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

立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

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

襲因也渾胡本切翰曰追舊謂造新豐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率土且如此而况卿士乎言皆徧也

善注 向同

籍含怒於鴻門沛跼

五臣作局

躋而來王范謀害而

不

善本作弗

許陰授劔以約莊擗

力

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

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卮酒咀

慈彘肩以激揚

善曰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饗士旦日合

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旦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搆挺也周易曰履虎尾不噬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叅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也翰曰搆挺萬大也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墮猶履虎尾而不被噬者是張

子房要項伯之力也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而橫

撞碎玉斗其何傷

善曰史記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

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銑曰言沛公忽蛇變為龍而舒申其體脫至霸上軍而

嬰罽

犬

組於軹止

塗投素車而肉袒

善曰蘇林曰軹

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濟曰沛公入關秦王

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傍軹亭名罽繫也

踈飲餞於東都

五臣本作門

畏極

位之盛滿

善曰漢書曰踈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良同善注

金墉鬱其萬雉峻峭

魚餞以繩直

善曰西京賦曰橫西

洫而絕金墉又曰建金城之萬雉峭謂棧峭峻貌也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宜也

銑曰金

墉長安城也峭峭高峻貌

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閼

音城善曰爾雅曰

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家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

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

向同善注

都中雜選

五臣本作香

戶千人億

華夷士女駢田

五臣本作闌

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

莅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彊而不息

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

故曰新館莅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彊不息翰曰岳既入長安城見士女衆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職也勵疲鈍岳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彊不息耳

於是孟爰謝

五臣作孟春受謝

聽覽餘日巡省農功

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

五臣本作鄺

管庫叢

藏外

於城隅者百不處一

五臣本作一處善曰楚辭曰青春

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言今之寺署叢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

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
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
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叢聚貌也說文曰芮小貌
處一或為一處非也濟曰蕭條空曠貌散逸無人也
叢芮陋小貌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有陋小
者或在城之偏隅若舊有百處今纔存一處所謂尚

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

五臣其處而有其名

善曰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

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翰同善注向曰夷漫滌蕩平滅貌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

爾乃階長

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馭

蘇合

娑而款駘徒盪輶

五臣本作

欝計

詣而轢歷

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

善曰

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皆輦道相屬
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摠稱紫
宮其中別名漢書曰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
北沼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又曰柏梁災
越俗有火災復起宮必以大用勝厭之於是作建章宮
漢武故事曰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薛綜西京賦注
曰馭娑盪欎詣承光皆臺名濟曰縈繞款驚必雉
至也良同善注言盡已毀壞故徘徊惆悵也驚減雉

雖

善豆

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

芒芒

善曰驚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愁害飛走如風之焱也微子麥秀之歌

曰黍苗油油

翰曰言臺殿陂池荒敗故驚雉狐兔得居也向曰皆謂耕田生黍苗離離然岳因自歎見此

而心思亦

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

五臣本作不縣二字善曰

史游急就章曰乘風懸鐘華洞樂濟曰洪鐘大鐘也頓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毀也禁省鞠為茂

草金狄遷於霸川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

詩曰蹴蹴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良曰鞠草茂貌秦鑄銅人十二

以象長狄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懷夫蕭諸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故云遷霸川

曹魏邴之相

善曰漢書曰蕭何沛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為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蕭何為相

國又曰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

相銑曰懷想辛李衛霍之將

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

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漢書

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凡七出擊匈奴翰同善注衛使則

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善曰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

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向同善注教敷而藝倫叙五臣本作序兵舉而皇威

暢

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藝倫攸敘濟曰敷布藝常也此以疊於前文言蕭曹之流為相

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

臨危而智

五臣本作致勇

奮投命而高節亮

善曰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蔣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

兼之矣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注曰投棄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良曰臨危謂張騫

使絕域也投命謂蘇武使匈奴也暨乎純侯之忠孝淳深善曰小雅

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

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

羅從外入曰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内户下何羅襲白刃

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

忠孝節封為純侯銑曰金日磾以篤敬陸賈之優遊

悟主每往甘泉宮見母形像未曾不涕泣陸賈之優遊

宴喜

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

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

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妓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

萬遺賈為食飲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荅

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

社
同善注

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

善曰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

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王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略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王

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皆工為文餘同善注

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

聽理

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大尹發姦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

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

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也濟

同善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

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

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時之推賢良同善注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

洛陽之才子善曰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

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雄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

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飛翠綏而拖善本鳴終軍以妙年使越銑同善注

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綏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

觀漢記杜預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
向曰綾玉皆朝臣之所服出入禁門者非一人或

被髮左社奮迅泥滓

善曰謂日碑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社矣凡人沈於卑賤故曰泥滓

東觀漢記曰趙憲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澱也
翰曰又疊上文謂日碑

自夷狄被髮左社而貴於此若奮迅起於泥滓也

或從容傳

附

會望表知裏

善曰

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濟曰謂陸賈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或者勲績而嬰時戮
善曰皆謂廣漢之良

屬或有大才而無貴仕

善同翰注謂賈誼之類也

皆揚清風於

上列

善作烈

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

耳善曰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問令望左氏傳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向曰上列上代也

鏗鏘珮聲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善曰

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又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小大因顯白決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震都鄙翰曰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邪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佞用勢熏灼震耀於天下

餘公之徒隸齒名才五臣本無才字難不其然乎善曰論語曰齊景公死之

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

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曰
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濟曰音鳳之流其
死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望漸臺而扼腕梟澆
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

巨猾而餘怒

善曰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
之漸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

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東京賦曰巨猾間豐漢書音
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良曰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
誅於漸臺而梟首故揖不疑於北闕軾擣里於武庫
岳望之扼腕而怒

揖不疑於北闕軾擣里於武庫

善曰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子
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
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
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擣里子者名
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

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銑同善注酒池鑒

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

善曰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氏國語注曰鑒察也六韜

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翰曰商辛紂也為酒池曲陽僭以亡國漢武帝復為之履覆車之跡而不改寤

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

善曰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大修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

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游蕩無度向曰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僭淫造第以象之是無法度也

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

久視

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濟同善

注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如武帝有

雄才大略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樂成侯登上書言樂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
良曰帝眺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倖造

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祕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

靈若翔

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曝

善作爆

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

雙陸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

善曰薛綜曰海若海神楚辭曰今海

若舞馮夷劉涓子吳都賦注曰島海中洲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竭而失水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數千里或死於

沙上得之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為明月珠漢書孝武作
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薛綜曰干犯也翰曰
靈若海神也海岳高深翔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
失水曝於沙上故云雙墜銑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
挹雲表致叩藹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五臣本作從逸

遊於角觝

郎

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

五臣本作人

之減半勤

東岳以虛美

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藹
醬叩竹杖則開胖柯越寫漢書曰武帝作

角觝戲文頽曰秦名此樂為角觝兩兩相當角力校藝
射御故名角觝也班固漢書贊曰孝武造甲乙之帳絡
以隋珠和壁音義曰甲乙帳名也漢書贊曰孝武奢侈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
曰遠遣吏上壽盛稱
虛美良同善注
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善曰

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較
本銑曰賜盡也言思念此事若循環無盡時也

角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倚靡

善曰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

周禮曰面朝後市子虛賦曰飛襪垂鬋扶輿倚靡較音校向曰言見較量面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之事亦倚靡可迷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也煥炳明貌倚靡美貌

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關獸熊佚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楚辭曰招衛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貞良與明智翰同善注

麗

力智反 善曰漢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曰鬢髮

如雲之忍切荀悅漢紀曰趙女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是由體輕而封皇后也左氏傳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

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 濟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鬢黑光可以鑒人 咸善立而聲流

亦寵極而禍侈

善曰以奇見幸故曰聲流因廢自裁故曰禍侈 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妤之

盛德禍侈謂衛 趙二后之疾惡 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 善曰漢書武帝

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掩細柳而也 銑曰便門橋也至此盡長安界究盡也

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而忘身明戎政之果

善本作以

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

禮以長楹

利

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

善曰方言曰掩止也

掩與拊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薛綜西京賦注曰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倨敖也良曰軍法既受命而忘其身戎政兵之

政也果毅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擡揖也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

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

廟筭之勝負扞

汗

矢言而不

五臣本作弗

納反推怨以歸咎

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劔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

五臣

嫉作疾

何而不有

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

畢陌西有白起墓惘猶罔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

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孫子
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之多者也尚書曰率籲衆感出
矢言何休公羊注曰刎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
於下俱害之道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
翰
曰杜郵白起所死之地名岳求索此地已改名孝里故
云前號惆失意之貌矢直也言昭王拒扞直言不納反
推怨以殺之闇主即昭
王也疾妬之臣謂范雎
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

五臣本作

而堙人盡覓陞殿之餘基裁岐

波

岷

大河切

以隱

嶙力忍

反善曰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盡貌也亡衍切岐此顏貌也司馬相如哀

二世曰登岐之長坂隱嶙絕起貌良曰渭城古咸陽也冀闕秦闕名緬微堙滅也岐岷隱嶙將平之貌陞

殿階也

想趙使之抱壁瀏

幽

睨楹以抗憤

善曰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

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以其璧睨柱欲以擊秦王乃辭謝瀏睨目清貌也銑曰瀏怒目貌抗憤猶發

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

善曰史記曰荆軻獻

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搥秦王不中搥丁

筑聲厲而高奮狙

七

潜鉤以脫臚

鷓切濟同善注

頻忍切善曰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臚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伺候也尚書刑德放曰臚者脫去人之臚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臚膝蓋矐音各一

音格 向曰臚膝 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 五臣本作

慙 善曰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

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

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狼音貝 翰 簡良人以自

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 善曰史記

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

刑棄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

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

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

孝其賜劔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註曰

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 銑曰秦簡忠

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鞅作苛法棄灰於道者 儒林墳

刑也斯乃矯殺太子扶蘇於朔邊也捐棄也

文選 三十七

於坑穿

性慈

詩書煬而為煙

善曰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

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李

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

守尉雜燒之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

猛為煬濟曰李斯勸始皇坑儒士焚詩書國滅亡以

斷後身刑輟患

以啓先

五臣本作前

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

可復牽

善曰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

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

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

注曰車裂曰輟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

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

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

刑輟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前良曰國滅亡謂秦也

商鞅竟為車裂李斯胥斬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善曰風俗通曰秦相

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

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銑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

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

言鹿者皆假讒逆五臣本作賊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善曰春秋

陰誅之也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權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向曰

二世假借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

兵在頸而顧問何五臣本作為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

惟請死而獲可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其女壻閭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

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

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

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閭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閭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翰同

善建

善本

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

五臣本

禍勢土崩

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

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

使我齊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齊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徐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旁 濟曰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立子嬰子嬰立乃手殺高以舒國禍言秦積惡久人心離散勢如土崩雖討一

賊不可振舉故降
沛公於軹道傍

蕭收圖以相劉料

聊險易與五臣本作以

衆寡

善曰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近遠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也

良曰沛公入咸陽蕭何

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下戶口多少地形險易何由是為漢相

羽天與而弗

臣五

本作取冠沐猴而縱火

善曰火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書曰羽西

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銑曰項羽既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贊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

以喻其高下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重天之顛淮南子

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向曰上貫三光謂高祖下

及九泉謂項羽
豈可相喻也

感市閭之蔽

阻留

井歎尸韓之舊處

蒸本

作丞

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

時喻反

豈生命之易投

協韻

誠惠愛之洽著許

居謁

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

溫故

思

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

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

善曰說文曰蔽麻蒸也無蔽井即渭

城賣蒸之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
戮則有之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
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文曰許面相斥
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魏犢公欲
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
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

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
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御
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
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
無事實延壽竟坐棄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嚴井即渭
城東賣麻蒸之市岳言延壽惠愛在人能使丞屬號泣
於闕下人願以百身贖其罪初望之將案驗延壽邴吉
止之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延壽雖有專擅之
罪然有幹時之才而望之宜存公忘私安可許舉小恨
用明法以快其心哉乃不愛人之才成國家之務耳望
之左遷太傅是不弘造十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
大體非天下之望也到

胷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

善曰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

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
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

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陵也高祖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掩坎而累用之

抃步毀垣以延佇

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

宮室發掘圍陵又光武詔曰修復西京圍陵爾雅曰抃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抃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至于天地崩亡則墳隴被發掘不能禦也王莽之亂諸陵皆見發掘岳見壞墳毀牆意傷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之故撫膺而延佇也

善曰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寞靜也翰曰越於也安陵吊哀絲之正義五臣本作惠帝陵也其聲寂寞無以褒貶也

議

伏梁劒於東郭

善曰漢書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盎進

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

向同善注

訊景皇於陽丘奚

五臣

本作

信諧

五臣本作

而矜謔墮

五臣本作

吳嗣於局下蓋發

爰

作

作

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

五臣

本作

無討茲沮善而勸惡

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

曰諧爾雅曰戲謔也鄭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潁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盎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

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銑曰陽江景帝陵也景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王地七國兵反袁盎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可兵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讒謂聽袁盎之計也矜謹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景帝過聽盎之讒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即殺錯此是沮天下為善者勸天下為惡者誠可恨之此

孝元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

善曰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

漢書述曰閹尹之皆穢我明德韋昭曰皆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皆毀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濟

曰奄尹弘恭石顯也執此以用之明元帝可貶也

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

儉

善曰褒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良曰元帝以祖

宗之廟國不合禮典者皆廢之獨此可褒耳夫君即元帝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

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

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章

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曰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翰曰延門成帝陵

怵

音大

淫嬖之凶忍

勒子小

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

善曰小雅曰徂怵也

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傳楚令尹子工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

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哉也哉絕其命是也廣雅曰張
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
我國家向曰快縱也舅氏篡弑之漸自此開
張漢宗所以傾覆也勦絕也舅氏王莽族也

刺哀主

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

善本
作羞

永終古而

不刊

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
後代丁明為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論語曰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
刊削也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

幸之封為高安侯故云僭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
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

也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歿厥父之篡逆蒙漢

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燭

五臣本
作燭

以明節投宮

火而焦糜從灰燹而俱滅

善曰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

兵誅莽燹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殺火中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后不合葬故曰孤墳濟曰

瞰視也康園平帝陵也

驚橫橋而旋軫歷敞

五臣本作樊

邑之南垂

善曰

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良曰橫橋橋名旋軫還車也樊

邑岳自謂長安也南垂南界也

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

步郎

之屈

求勿

奇疏南山以表闕倬卓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

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

吐彫

汙

烏而為沼豈斯宇之獨殫

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

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
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
注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
達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洿其
宮而瀦焉汙與洿古字通方言曰藪壞也銑曰阿房
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以南山
為闕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役鬼神營之亦猶不可況
人力所為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斲未畢沛公義兵已交
馳於中矣凡臣弑君汚其宮而瀦焉言
秦宗廟尚汚為沼況是宮能不藪壞乎由偽新之九廟
誇善本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搜倭哀以拜郎

善曰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
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
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
曰新都顯王又曰鄧睦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

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

翰同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善注

異術而同亡

善曰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史記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

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向曰莽誦六藝以飾姦詐秦焚詩書而取面牆為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

善曰

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良曰宣不獲帝廟曰樂遊宣帝承昌邑淫亂之後故曰中興

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

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

舊典亦觀過而知仁

善曰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

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左右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濟曰宣帝戾太子孫生數月而孤幽之圜圉其色養之心不輟故於叙園陵之禮有加于舊典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樂千人邑名起於此

庾王母即宣帝母庾太子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

仁也詢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

善曰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國曰

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汙下也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南

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

善曰曹植

閒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峻甘泉固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楚辭曰忽

反顧而遊目漢書曰蓋厓有五柞宮也翰曰清暑五柞皆漢宮觀名

交渠引漕激湍生

風

善曰漢書武紀曰穿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曰漕銑曰交渠溝渠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

乃有

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滉漾彌漫浩如河

漢

善曰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漢書曰武帝發謫吏穿昆明池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

雷奔吳都賦曰湏泓泮汗湏泐森漫又曰泓澄齋滌頌溶沆瀣南都賦曰布濩漫汙滌沆洋溢向曰言廣大

也

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

音先叶韻

旦似暘谷夕類虞淵

善曰

西京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蒙汜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暘谷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銑曰麗著也暘谷日出處虞淵日入處昔豫章之名

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

五臣本作以

天漢列

五臣本作對

牛

女以雙峙

善曰西京賦曰豫章珍館揭焉中峙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

渚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善曰儀謂法象之也西都賦曰左牽牛而右織女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

牛織女象

濟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

蜀

五臣本作

章觀儀法瑞星以石刻為牛女之宿列於池邊

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

五臣本作

觀

今數仞之餘扯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元符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

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

濟曰其謀欲

使萬代不毀而纔經百餘年而便摧落豫章觀其高百

尋至今傾壞只

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頡頏胡隨流

澹

徒濫

淡

徒感

灋

仕

驚波

所

啣

直陵

反善曰蜀都賦曰其中則有振鷺鷗鵲毛詩曰振鷺于飛爾雅曰舒鳧鷖毛萇詩傳曰鳧水鳥又曰大曰鴻

小曰鴈周易曰鴻漸于陸魏都賦曰羽翮頡頏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鵠飛而下曰頡頏南都賦曰嚶嚶和鳴澹

淡隨波上林賦曰澆澆實墜字林曰澆爵小水聲也西

京賦曰散為驚波上林賦曰啞啞青藻薛綜東京賦注

曰菱芡也芡雞頭也良曰振驚兔鴻皆鳥名漸進也

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頤頤鳥聲澹浮貌翰曰澆

澆出沒貌啞啞鳥食貌菱芡草名

華蓮爛於綠五臣本作綠沼青蕃頤蔚乎

翠湫善曰說文曰蕃草茂也湫波際也力伊茲池之聲

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勤善作遠以極武良無要五臣本作邀

於後福善曰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

曰越欲與漢用舩戰遂仍修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肆

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

曰窮武極戰杜預左氏傳而菜蔬芼毛實水物惟錯乃

注曰要邀也向同善注

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善曰西都實曰華實

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翰曰此中物產豐乎原陸先時毀之今更復也芼

草也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情同整楫

接

擢五臣本作楫棹

收畧課獲引繳勺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五孝反善曰論語

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春秋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多少也銑曰百寮王司能使人富而又教之人皆相帥同整舟楫漁於此池有所效獲而利之婚姻以時愁人亦為徒觀其鼓枹

五臣作拖徒可切

迴輪灑釣

五臣本作鉤

投罔

五臣作網

垂餌出入挺义

初加切五臣作収

來往

善曰言欲迴輪必先鼓柂也郭璞方

言曰今江東人呼柂為軸舊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

又取魚义也西京賦曰义獲之所撓摘濟

鳴粮

郎

厲響貫鰓罵

丁

尾掣

昌

三牽兩

善曰

織經連白網也連白以白

連羽連綴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粮高木

也以長木叩船為聲言曳織經於前鳴長粮於後所以

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罵猶繫

也書曰掣牽也良曰言三度掣釣兩度得魚於是弛青

鯤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善曰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

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鉤也說文曰

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

微也 向曰網鉅釣鉤也 微網 華魴躍鱗素鱖揚鬐 善

薛綜西京賦注曰鬐脊也 濟曰鮪鱖皆 雍 五臣本 人

縷切鑿刀若飛應刀落俎霍霍 豐 霏霏 善曰周禮曰內

饗者割烹煎和之稱也 毛詩曰執其鑿刀 良曰饗人

造食之人 縷切言切魚細如線 縷也 鑿刀上鈴刀若飛

謂疾也 應刀刀而落於俎 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

去 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 音喻 迴 小人之腹

為君子之慮 善曰傳穀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

章句曰載設也 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 然遲思

待之也 毛詩曰以御賓客 左氏傳曰梗陽有欲其大宗

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閭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
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
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
而已獻子辭梗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
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翰曰紅鮮鱸之色載成
遲待也言鱸初成賓旅踈踴以待御食既饗服之而屬
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善
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也

言將還也策馬櫪也茵車中蓐也毛詩曰文茵暢轂楚
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銑曰整衣冠將

還徘徊鄧鎬

五臣本作鄧

如渴如飢心翹慙

五臣本作勤

以仰止

不加敬而自祇

善曰鄧邠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毛詩曰高山仰止

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良曰鄧邠水名如
渴如飢者思賢人而仰止之雖無所加敬常自祇懼也

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

善曰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

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人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向曰言思賢之心豈敢望夢三聖如十亂或欲希冀之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鄧及

鄧

五臣本作惟鄧及

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

莫貳其一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又曰作邑於鄧又曰宅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

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二也濟曰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為之不日而成鄧鄩之都固

大其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降吉祥也此由積
道德以延祚嗣天下無有二心之人惟其一也 永惟

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羸鋤以借子

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 田沾五臣本作治 姬化而

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而愧而訟息善曰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

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

極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慮有

德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

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讓為士大夫

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

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閒田毛萇詩傳曰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劉涓子魏都賦注曰史記張儀魏

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張儀儀以學而游說諸侯 錢曰此郢之風雖以略聞
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贏餘之鋤以借於父
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色也蘇秦張儀喜秦
政多僻得縱騁譎詐也虞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其
畔訟者遂息退為閒田荆棘已生言其
地不改經周秦之化而人情有異耳 由此觀之士無

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

善本無
猶字

鈞

善本
作均之埏

失

埴

音植
泥之在

善曰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
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

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公
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 良注同

雖

善本無
此字

五方雜會風流溷

混

胡

情農好利不昏

善本

作勞密邇險

狁允戎馬生郊

善曰漢書曰秦地五
方雜錯風俗不純富

人則商賈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愔農
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過仇雠毛詩曰
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向曰五方所
湊溷亂之地農人怠惰不彊作勞溷亂昏彊也濟曰
密過近也獫狁匈奴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平刀善曰漢
也故戎馬生於郊

曰黃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
者制馬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良曰為政臨人亦由
操刀制割惟意所擬而成言雖人之升降隨善本政隆
溷淆戎馬之地而化由上也

替鐵杖五臣本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善曰
作仗

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
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鈇曰言為政由人但仗
信義莫不盡其情自絕營欲雖賞之使竊之不為也

雖智不能理明不

善本不能

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

力結

反

善曰言己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于戾乎戾下或有劣字

非也

翰曰言我雖不能明察任

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信無欲之心

庶幾免于罪戾也

善曰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向曰至如禮樂化人非我能及以待將來

之智

者矣



文選卷十